



此冊壽壺入泮時雲泉師所贈今師歸道山且十有三年梁木之痛
展卷泣然道光戊戌七月廿日識於春雨樓



元城先生語錄序

余觀馬永卿所著元城先生語錄嗚呼前輩不復見矣使余讀之至於三歎息也余攷先生所學所論皆自不妄語中來其論時事論經史皆攷訂是非別白長短不詭隨不雷同不欺於心而終之以慎重此皆不妄語之功也司馬溫公心法先生其得之矣紹興丙子八月范陽張九成序



元城先生語錄序

僕家高郵少從外家張氏諸舅學問五舅氏諱樅字
聖作七舅氏諱桐字茂實九舅氏諱楫字濟川大觀
三年冬僕將赴亳州永城縣主簿七舅氏戒僕曰永
城有寄居劉待制者汝知之乎僕謝不知舅氏因爲
言先生出處起居之詳且曰汝到任可以書求教僕
到任之次日因上謁三日以書求教先生曰若果不
鄙幸時見過僕因三兩日一造門後數月先生以僕
為可教意亦自喜嘗曰某在謫籍少人過從賢者少
年初仕宦肯來相從願它日無負此言是時先生寓



于縣之回車院年六十三四容貌堂堂精神言語雄偉閭爽每見客無寒暑無早晏必冠帶而出雖談論踰時體無欹側肩背聳直身不少動至手足亦不移噫可畏人也僕從之學凡一年有餘後先生居南京僕往來數見之退必疏其語今已二十六年矣僕既不能卓然自立行其所學以追前輩已負先生之託矣若又不能追錄先生之言使之泯絕則僕之罪大僕懷此志久矣獨以奔走因循欲作復止比因竊祿祠廩晨昏之暇輒追錄之以傳子孫蓋以僕聲名之微不能使它人之必傳也先生元城人諱安世字器

序
之事在國史紹興五年正月望日維揚馬永卿大年

元城先生語錄卷上

左朝散郎主管江州太平觀賜緋魚袋馬永鄉編

僕初見先生先生問僕鄉里且曰王鞏安否僕對曰
王學士安樂來赴任時嘗往別之後兩日知縣詹承
議輔語僕曰適見劉待制云新主簿可教因問何以
得之公曰後生不稱前輩表德此爲得體又曰此公
極慎許可吾友一見已蒙稱道此可重也王學士字
定國從先生學居於高郵

僕見後三日僕戲書求教先生再讀之似有喜色且
以言見謝僕因問立身仕宦之道先生問余家屬畢



曰賢俸祿薄當量入以爲出僕復問請益先生曰漢書云吏道以法令爲師有暇可看條貫又曰不獨可以治人亦可以保身僕歸檢漢書前語出薛宣傳先生之意以僕初出場屋行已或犯法且爲吏所欺故有此言

先生問僕舊治甚經僕對治書先生曰今之書乃漢所謂尚書若後求孔子所定之書今不見矣僕聞其言色駭先生曰漢承秦火之後諸儒各以所學談經或得或失然各自名家自濟南伏生以降不獨一人就其中取之獨孔安國古文尚書尤勝諸家則今之

尚書是也僕曰其略何如可得聞乎先生曰止如曰若稽古字往往不同不知近日士人如何解僕因舉新經以對先生曰此非金陵說乎非但金陵之說非而孔氏之說亦非也因令取注尚書以手指語僕曰自此作堯典以上書序也舊與它序同在一處孔氏移於諸篇之首又指堯典曰以下語僕曰此兩字乃篇題也其下當爲粵若稽古粵若發語之辭也稽考也言史氏考古有此事也今孔氏以若爲順古道而行之非也然此事賢卒未能解可取前漢儒林傳藝文志熟讀之則可見矣僕後數日再見且曰堯典之

說果如先生之言因曰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
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竊恐今之尚書
非古文也先生笑曰是也古文尚書乃科斗科斗變
為大篆大篆變為小篆小篆變為隸書所謂今文字
乃漢之隸書也故尚書序云為隸古定其去科斗遠
矣僕又曰粵者者則所謂越若來三月是也所謂稽
古者則所謂惟稽古是也先生曰然今按藝文志注
曰秦延君說曰若稽古二三萬言則是曰若稽古當
作四字一句也今乃以堯典曰為一句若稽古帝堯
為一句非也秦恭字延君信都人也見儒林傳

先生因言及王荊公學問先生曰金陵亦非常人其
操行與老先生略同先生呼溫公則曰老先生呼荆
公則曰金陵其質朴儉素終身好學不以官職為意
是所同也但學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學爾而諸人輒
溢惡此人主所以不信與夫天下之士至今疑之以
其言不公故愈毀之而愈不信也嘗記漢時大臣於
人主之前說人短長各以其實如朱雲是其一也僕
退而檢朱雲傳華陰守丞嘉封事薦朱雲為御史大
夫下其事問公卿衡對以為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
受易頗有師道僕後見先生因舉此言先生曰是矣

危人有善有惡故人有毀有譽若不稱其善而併以
為惡而毀之則人必不信有是惡矣故攻金陵者只
宜言其學乖僻用之必亂天下則人主必信若以為
以財利結人主如桑洪羊禁人言以固位如李林甫
姦邪如盧杞大佞如王莽則人不信矣蓋以其人素
有德行而天下之人素尊之而人主夷考之無是事
則與夫毀之之言亦不信矣此進言者之大戒

先生問僕曰世之所以罪金陵者何也僕以新法對
先生曰此但一事耳其為大害不在是也且論新法
多成周之法且五帝之法尚不同而金陵乃以成周

之法行於本朝何哉且祖宗所以不多為法令者正
恐官吏緣此以撓民也正如莊子言掎斗折衡則民
不爭使天下人皆如莊周自可不爭使天下吏人皆
如臨川可以不要人錢也僕曰所謂大害何也先生
曰正在僥倖路開耳譬如一大室中聚天下珍寶只
有一門門前有一正路甚廣大然極迂遠難到若非
其人輒趣此路者必有人約迴之然此室又有數小
邪路可到有數小門可入自古聖君賢臣相與同心
極力閉此門若有由邪路來者則拒之使不得入或
時放一兩人入亦不至甚害也若乃廣開此路大開

此門則人乘此迂路而入自此門一開之後不復可
閉何況有人於室中招之乎嘉祐之末天下之弊在
於舒緩金陵欲行新法恐州縣慢易因擢用新進少
年而僥倖之路從此遂啓又教人主作福作威之術
故有不次用人至於特旨御前處分金字牌子一時
旨揮之類紛紛而出以為賞罰人主之柄且此柄自
持可也若其勢必為姦臣所竊則賞罰綱紀大壞天
下欲不亂得乎

先生尋常亦談釋氏每曰孔子佛之言相為終始孔
子之言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佛之言曰無我無人無

衆生無壽者其言次第若出一人但孔子以三綱五
常為道以治生靈為心故於色色空空之說微開其
端欲令人自得爾且孔子之心佛心是也假天下無
三綱五常之道則禍亂大作人將無噍類豈佛之心
乎譬如州縣長官不事事而郡縣大亂乃復禮佛誦
經閉門坐禪以為學佛可乎故儒釋道神四者其心
皆一但門庭施設不同爾先生曰古今大儒因著論
毀佛法者蓋有說也且彼尾重則此首輕今為儒第
子宜各主其教使之無過於重而已且三教猶鼎足
獨令一足大可乎則鼎必覆矣且所謂佛法者果何

物也凡可以言者皆有爲法也謂之有爲法則有成
有敗然萬物之理盛極必壞故佛法太盛則不獨爲
吾儒病亦爲佛法之大禍也彼垂之小儒不知此理
見前輩或毀佛法亦從而詆之以謂佛法皆無足采
非也芻蕘之言聖人擇焉且佛法豈不及於芻蕘之
言乎而聖人堯舜周孔也彼乃自視以爲過於堯舜
周孔此又好大之病也與溺佛而至佞佛同科
先生因言及東坡先生曰士大夫只看立朝大節如
何若大節一虧則雖有細行不足贖也東坡立朝大
節極可觀才意高廣惟已之是信在元豐則不容於

元豐人欲殺之在元祐則雖與老先生議論亦有不
合處非隨時上下人也僕又問東坡稱先生喜談禪
何也先生曰非也北歸時與東坡同塗極欵曲故暇
日多談禪某嘗患士大夫多以此事爲戲且此事乃
佛究竟之法豈可戲以爲一笑之資乎此亦宜戒
先生曰金陵有三不足之說聞之乎僕曰未聞先生
曰金陵用事同朝起而攻之金陵闢衆論進言於上
曰天變不足懼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此三句非
獨爲趙氏禍乃爲萬世禍也老先生嘗云人主之勢
天下無能敵者或有過舉人臣欲回之必思有大於

此者巴攬庶幾可回也天子者天之子也今天變乃天怒也必有災禍或可回也今乃教人主使不畏天變不法祖宗不卹人言則何等事不可為也僕曰此言為萬世禍或有術可以絕此言使不傳於後世乎先生曰安可絕也此言一出天下人皆聞之不若著論明辨之曰此乃禍天下後世之言雖聞之不可從也譬如毒藥不可絕而神農與歷代名醫言之曰此乃毒藥如何形色食之必殺人故後人見而識之必不食也今乃絕之不以告人既不能絕而人誤食之死矣先生又曰巴攬兩字賢可記取極有意思

先生與僕言行已出處且曰紹聖初某謫嶺表既到嶺上北望中原慨然自念奉父母遺體而投炎荒恐不生還忽憶老先生語云北人在瘴煙之地唯絕嗜慾可以不死是日遂絕至于今更不復作且大丈夫自誓不為則止耳何必用術也趙清獻本朝一名臣欲絕慾不能乃掛父母之畫像於卧床中且以偃卧其下而使父母具冠裳監視不亦瀆乎昔陶潛賦歸去來即徑歸而王羲之乃自誓於父母墳前且仕宦豈是不好事但看行已如何尔若仕宦有益於社稷生靈其勝獨善一身多矣蓋先生之意欲自比彭澤

而以清獻比右軍

先生曰金陵在侍從時與老先生極相好當時淮南雜說行乎時天下推尊之以比孟子其時又有老蘇人以比荀子但後來為執政與老先生論議不合尔老先生嘗謂金陵曰介甫行新法乃引用一副當小人或清要或為監司何也介甫曰方法行之初舊時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假法行已成即逐之却用老成者守之所謂智者行之仁者守之老先生曰介甫誤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若欲去必成讐敵他日將悔之介甫

默然後果有賣金陵者雖悔之亦無及也

賣金陵者呂惠卿吉甫也

先生曰人臣進言於君當度其能為即言之若太迫蹙閉閉或一旦決裂其禍必大不若平日雍容以諷之使無太甚可也哲廟初銳意於學一日經筵講畢於一小軒中賜茶上因起折一柳枝其中講筵臣乃老儒也起諫曰方春萬物生榮不可無故摧折哲宗擲之其色不平老先生聞之不悅謂門人曰使人主不欲親近儒生者正為此等人也嘆息久之

生程頤字正叔

老儒即伊川先

先生曰天下之事不可以一槩論且以飲酒一事言

之本草言三人早行內一人獨生者以飲酒故也且冬月早行冒寒必疾故藉酒酷烈之氣以敵之某初到南方有一高僧教余言南方地熱而酒性亦大熱本草所謂大海雖凍而酒不冰今嶺南煙瘴之地而更加以酒必大發疾故疾之狀使人遍身通黃此熱之極也故余過嶺即斷酒雖遍歷水土忠弱他人必死之地某獨無恙今北歸已十年矣未嘗一日患瘴者此其効也故某多與人言此事欲盡知之若此輩或有言酒可以辟瘴者但見初到炎鄉藉此以禦瘴氣似乎有驗不知積久積熱于五臟之間不可救也

若此人能絕酒色兩事雖在炎方何害

先生嘗問僕參請乎僕對以亦嘗有此事但未能深得尔先生曰所謂禪一字於六經中亦有此理但不謂之禪尔至於佛乃窺見此理而易其名及達磨西來此話大行不知吾友於世所謂話頭者亦略聞之乎僕對曰見相識中愛理會栢樹子又問吾友如何解僕無以對先生曰據此事不容言然以某所見則夫子不答是也且西來意不必問而話亦不必答然向上老和尚好玩弄人故以不答答之所謂栢樹子者乃繫驢橛也後人不知只守了樹後尋祖師西來

意可一笑也又曰佛法到梁啟矣人皆認着色相至
於武帝為人主不知治民至亂天下豈佛意也蓋佛
法只認着色相則佛法有可滅之理達磨西來其說
不認色相若渠不來佛法之滅久矣又上根聰悟多
喜其說故其說流通某之南遷雖平日於吾儒及老
先生得力然亦不可謂於此事不得力世間事有大
於生死者乎而此事獨一味理會生死有箇見處則
於貴賤禍福輕矣且正如人擔得百斤則於五六十
斤極輕此事老先生極通曉但口不言耳蓋此事極
繫利害若常論則人以謂平生只由佛法所謂五經

者不能使人曉生死說矣故為儒者不可只譚佛法
蓋為孔子地也又不根之人以謂寂寞枯稿乃是佛
法至於三綱五常不是佛法不肯用意又其下者復
泥於報應因果之說不修人事政教錯亂生靈塗炭
其禍蓋有不可勝言者故某平生可曾與人言者亦
本於老先生之戒也

先生平日皆莊語有一雅譎謾記之先生為諫議大
夫日值除一執政姓胡名不欲記之先生再三論列
文字不降出時劉貢父為給事中先生於朝路見之
問曰昨晚有甚文字降出貢父曰豈非器之於新除

有異聞乎先生曰然若遲回不去當率全臺諫攻之孔子所謂鳴鼓而攻之者貢父應聲曰將為是暗箭子元來是鳴鼓兒聞者皆啓齒先生素嚴毅亦笑容又曰貢父好謔然立身立朝極有可觀故某與之交遊

先生與僕論變法之初僕曰神廟必欲變法何也先生曰蓋有說矣天下之法未有無敵者祖宗以來以忠厚仁慈治天下至於嘉祐末年天下之事似乎舒緩委靡不振當時士大夫亦自厭之多有文字論列然其實於天下根本牢固至神廟即位富於春秋天

資絕人讀書一見便解大旨是時見兩蕃不服及朝廷州縣多舒緩不及漢唐全盛時每與大臣論議有怫然不悅之色當時執政從官中有識者以謂方今天下正如大富家上下和睦田園開闢屋舍牢壯財用充足但屋宇少設飾器用少精巧僕妾僕魯遲鈍不敢作過但有鄰舍來相凌侮不免歲時以物贈之其來已久非自家做得如此遂不敢承當上意改革法度獨金陵揣知上意以一身當之以激切奮怒之言以動上意遂以仁廟為不治之朝神廟一旦得之以為千載會遇改法之初以天下公論謂之流俗內

則太后外則願命大臣等由不能回何况臺諫侍從
州縣乎祇增其勢尔雖天下之人群起而攻之而金
陵不可動者蓋此八箇字吾友宜記之僕曰何等八
字先生曰虛名實行強辯堅志當時天下之論以金
陵不作執政爲屈此虛名也平生行止無一點沈語
者雖欲誣之人主信乎此實行也論議人主之前貫
穿經史今古不可窮詰故曰強辯前世大臣欲任意
行一事或可以生死禍福恐之得回此老實不可以
此動故曰堅志因此八字此法所以必行也得君之
初與主上若朋友一言不合已志必面折之反覆詰

難使人主伏弱乃已及元豐之初人主之德已成又
夫臣尊仰將順之不暇天容毅然正君臣之分非與
熙寧初比也

先生與僕論唐史及明皇信任姚宋事先生曰此二
人與張說乃天后時相也非已自用故敬憚之至於
張九齡輩乃已所自用故於進退輕也僕曰人主用
相必要專一明皇用二相專故能成開元之治先生
曰明皇仰面不對除吏雖是好事然未也僕曰何以
言之先生曰明皇之任用宰相是也其以情告宦官
者非也使力士以誠告崇固可若加以誕謾之語則

崇何從質之曷若以語力士之言面諭崇則君臣之情洞然無疑矣力士與王毛仲不相善至秦其怨望之言而終被誅然則人主不面質其臣而好與宦官密語未有不竊弄權柄而亂天下者也此事可為戒不可以為法

先生與僕言仁廟恭儉先生曰仁廟恭儉出於天性故四十二年如一日也易所謂有始有卒者常記得老先生言明皇即位之初焚錦繡珠玉於前殿為非僕曰何以言之先生曰世以明皇初節儉後奢侈疑相去遼絕此說非也此正是一箇見識耳夫錦繡珠

玉世之所有也已不好之則不用何至焚之焚之必於前殿是欲人知之此好名之敝也夫恭儉不出於天性而出於好名好名之心衰則其奢侈必甚此必至之理也故當時識者見其焚珠玉知其必有末年之敝若仁廟則不然若非大臣問疾則無由見其黃絕被漆唾壺僕歸檢唐史開元二年二月己未焚錦繡珠玉于前殿然當時有識者不曾問其姓名至今以為恨

先生與僕論唐史言及明皇任宰相先生曰以明皇之任韓休一事觀之信忠臣之難遇而佞臣之難去

也藉使令知其人曰某人忠某人姦亦未必能任且去之也明皇分明知韓休之忠乃速去之分明知蕭嵩之佞乃久任之後來任李林甫又更好笑分明知其姦至用之二十來年至死乃罷人主唯患不能分別忠佞今分明知之乃如此欲天下不亂可乎僕曰譬人之服藥未達藥性而誤服之一旦或悟則必去之而更進良藥今已知藥之害人以其甘而久服之藥之有益以其苦而去之則欲其人之不死其可得哉先生曰雖大無道之君亦惡亂亡而明皇中材之主知姦邪而任之何也僕無以對先生曰此蔽於左

右之佞幸耳蓋所謂佞幸者嬪御也內臣也戚里也幸臣也此皆在人主左右而可以進言者也賢相不與佞幸交結彼有所倖求則執法而抑之人人與之為讎必旦旦而譖之而人主之眷日衰矣姦臣則交結佞幸彼有所僥求則謹奉而行之人人感其私恩必旦旦而譽之則人主眷日深矣所謂譖之者非顯然譖之也或因一事凡可以媒孽者無不為也所謂譽之者非顯然助之也或因一事凡可黨援者無不為也人主雖欲用忠臣而去佞臣不可得也且人主之去宰相必積怒然後去之非一日也左右佞幸最

能測人主之喜怒彼姦臣之爲相豈無一事貽怒然
纔覺怒必於佞幸處知之急急收救故不至於積怒
而去也又人主不知爲左右浸潤只道我自能進退
大臣不知佞幸知之久矣李林甫所以作相二十年
不去者正緣得高力士安祿山陳希烈等內外贊助
之也僕歸檢唐書如先生言開元十六年九月相蕭
嵩二十一年三月相韓休是年十二月嵩休同罷開
元二年五月相林甫至天寶十一載十一月薨于位
韓休爲相明皇嘗引鑑默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
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遂去之帝曰吾雖瘠

天下肥矣蕭嵩每啓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
寢韓休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
用休社稷計耳李林甫傳裴士淹與明皇評宰相至
李林甫曰是子姪賢嫉能舉無比者士淹因曰陛下
誠知之何任之久也帝默不應

先生嘗曰太祖即位常令後苑作造薰籠數日不至
太祖責怒左右對以事下尚書省尚書省下本部本
部下本曹本曹下本局覆奏又得旨復依方下製造
乃進御以經歷諸處行遣至速湏數日太祖怒曰誰
做這般條貫來約束我左右曰可問宰相上曰呼趙

學究來趙相既至上曰我在民間時用數十錢可買一熏籠今爲天子乃數日不得何也普曰此是自來條貫蓋不爲陛下設乃爲陛下子孫設使後代子孫若非理製造奢侈之物破壞錢物以經諸處行遣須有臺諫理會此條貫深意也太祖大喜曰此條貫極妙若無熏籠是甚小事也其後法壞自御前直降下後苑作更不經由朝廷至今以爲例

先生嘗曰太祖極好讀書每夜如寢殿中看歷代史或至夜分但人不知及口不言耳至於大臣論事時出一語往往盡利害之實河東折氏靈武李氏自五

代以來世守此土兩蕃畏之故令世襲蓋其意曰若不捍禦則虜人入寇先壞世襲地此乃渠本家子孫久遠物必行愛惜分外防備若挈土地入蕃不過令依舊世守本朝必爲理會若反噬則太原及陝西路大帥禦之非若祿山連三路節度之比極爲得策其後以爲世襲不便以折氏平河東有功依舊乃移李氏爲陝西兩鎮因此遂失靈夏至今爲患又言太祖與群臣未嘗文談蓋欲激厲將士之氣若自文談則將士以武健爲耻不肯用命此高祖溺儒冠之意也澶淵之後章聖既渡大河至浮橋一半高瓊執御轡

曰此處好喚宰相吟兩首詩蓋常時宰相王欽若陳堯佐輩好詩賦以薄此輩故平日憾之而有此語

元城先生語錄卷上

元城先生語錄卷中

左朝散郎主管江州太平觀賜緋魚袋馬永卿編

先生嘗言老先生每於朝無所言但只於人主之前極口論列未嘗與士大夫輕議以為無益也熙寧之初嘗有文字諫用兵而不曾留藁然某得在弟子之列嘗聞其大略以謂中國與夷狄為鄰正如富人與貧人鄰居待之以禮結之以恩高其墻垣威以刑法待之以禮則國家每有使命往來有立定條貫禮數束縛之也結之以恩則歲時嘗以遺餘之物厭飽之也高其墻垣則平日講和而不失邊備也威以刑法

待其先犯邊然後當用兵也今乃不用是富者愛鄰
家貧民此小財物開門延入而與之博若勝焉則所
待者皆微細棄賤之物不足爲富人財用多寡若不
勝焉則富人屋宇田宅財物皆貧家所有矣又况博
奕者貧人日月爲之乃所工也而富人之所短貧人
日夜專望富人與之博但無路尔今乃自家先引而
呼之貧人亦何幸哉且富人之待貧人至於用刑法
則是入官府也至是無術矣若不至於入官府處則
爲善矣且官吏之清嚴者常云富人脅勢以陵貧民
故貧民性性得理今既用兵則中國夷狄之勝負繫

之於夫豈知天之心不若清嚴官吏心乎又况邊隅
無隙而已爲兵首乃最古今之大忌則官中所謂先
下拳者也其敗必矣此疏累数千言大槩如此

先生與僕論霍光立宣帝事先生曰霍將軍立宣帝
是箇好事然博陸之意亦有在也僕曰何以言之先
生曰昭帝既崩廣陵王胥燕王旦尚在霍光議立昌
邑二王不得不與光爭權一旦殺二百人呼號於市
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蓋當時亦欲殺光但未聞尔
後乃立宣帝只一身外家乃許伯老宦者易制故立
之藩王入繼必親信本國之臣如文帝即日入未央

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
中且二者為漢朝要權故不移日以親信代之而平
勃等重權一旦奪之其理自然也然則光之立宣帝
正為其無黨耳

先生與僕論國初之事以謂太祖規摹出於前代遠
甚僕曰何以明之先生曰昔德宗憲宗時來瑱于頔
最先來朝繼而或殺之或破其家而河朔諸藩鎮乃
無術治之如此則藩鎮豈肯來朝也其縛盧從史事
又直可笑當初出兵驚天動地與武元衡復讎去討
王承宗承宗捉不得却去自家寨中縛下盧從史凱

旋而歸君臣更相賀其無耻如此大哉太祖之神武
也既平孟蜀而兩浙錢王入朝羣臣自趙普已下爭
欲留之聖意不允一日趙相拉晉王於後殿奏事畢
晉王從容言錢王事太祖曰二哥你也出這言語我
平生不曾欺善怕惡不容易留住這漢候捉得河東
薛王令納土於後數日錢王陛辭太祖封一軸文字
與錢王曰到杭州開之錢王至杭會其下開視乃滿
朝臣僚乞留錢王表劄君臣北面再拜謝恩至太平
四年河東已平乃令錢王納土先生曰太祖此意何
也僕曰此所謂不欺善也先生曰此固然也錢氏久

據兩浙李氏不能侵藉使錢王納土使大將鎮之未必能用其民須本朝兵去鎮服又未必能守兩浙必不敢附李氏李氏既平則兩浙安歸乎此聖模之宏遠也

先生嘗言三代以上即不問三代以降雖漢高祖光武唐太宗皆出吾太祖下僕曰何以言之先生曰且以立後嗣言之高帝太宗所立皆其子多少時處置不下高帝即悲歌泣下太宗不獨泣欲引刀自刺無處置如此我太祖自冒矢石取天下自有魏王齊王各長立竒偉乃以天下與弟且一命之卑十金之產

尚欲與其子况天下之富貴乎此正諸佛菩薩用心為生靈而來既了此一大事即脫然而歸不復為子孫計此堯舜用心也僕曰舊史言唐明宗禱天而生太祖太祖於天成二年丁亥歲生後太宗生於己亥歲兩聖人相繼生故能平定天下先生曰然

先生嘗言祖宗之時於人材長養成就之意甚懃也僕曰如何先生曰所謂長養成就非如今學校之類也但於人材愛惜保全之爾譬如富家養山林不旦旦伐之乃可為棟梁之具若非理摧折之及至造屋無材可用也是愛惜人材乃人主自為社稷計耳神

考之信任金陵是甚次第而老先生號為黨魁故金陵以兩府陷之欲絕其辭然老先生是豈可以官職陷者也故聞政府之命其去愈牢當時臺諫皆金陵之黨遂醜造一件大事點污老先生如霍神宗謂金陵曰前日言章大無謂司馬某豈有此事金陵請事目神宗曰置之讒言不足道也故老先生以端明為崇福退居於洛者十五六年天下之望翕然歸之至于元祐之初主少國疑之際一用老先生天下無異論儻神宗聽人言以一二事污蟻之重責黨魁以厲餘臣之異意者雖天下知老先生無此事而天下之

士惡直醜正或有疑者則老先生之聲價豈得如此天近來朝臣之出必有言章醜惡之辭極力詆毀之至今天下無一全人萬一要箇好人使安可得也此不是國家壞人乃是自壞也是以祖宗時有言事官出即以言事不當責之雖壞了官職猶得此美名近來言事之臣坐責宰相多諭言官令搜尋撰合事節污蟻之使之和直臣之名亦不能得且人言事固不為名然中人以上可以名節誘之而使其至今權臣自知己之姦邪欲天下之人湏得如己之姦邪而不肯以直臣之名與人此最天下之大禍也

先生與僕論春秋僕問西漢之時左氏不立學官何也先生曰西漢學者各有師授一授之於師則終身不變左氏與二家大相戾故不列於學官也僕曰春秋之說不勝其煩何也先生曰吾友之問是矣仲尼門人皆受六經之義而六經皆前世事可以明言得失至於春秋所貶損皆當時君臣有威權勢力不可書見故仲尼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故其說不勝其煩公穀皆七十二賢弟子其說皆有師承非公穀自為之也公穀皆解正春秋所無者公穀未嘗言之故漢儒推本以為真孔子之意然二家亦自矛盾則亦

非孔子之意矣若左傳則春秋所有者或不解春秋所無者或自為傳故先儒以謂左氏或先經以起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然其說亦有時牽合要之讀左氏者當經自為經傳自為傳不可合而為一也然後通矣僕曰然則讀春秋當取何法先生曰當於二家之中取其長而有合於吾心者從之或皆不取而自斷以已見亦可也然此事先儒或為之多失於穿鑿以為三家皆不可信而吾於數千載後獨得聖人之微意嗚呼其誣先儒後世之罪大矣至於唐時啖助尤為作恠至於以謂左氏

者非左丘明也乃論語孔子所引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人所謂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者左丘明非春秋左氏而左氏別有名也其妄意穿鑿乃至如此想見啖助當初立此新意穿鑿之時自謂可破萬世之惑不知為後世笑具也吾友宜深戒之

先生嘗云西漢樂章可齊三代舊見漢禮樂志房中樂十七章觀其格韻高嚴規摹簡古駸駸乎商周之頌噫異哉此高帝一時佐命功臣下至叔孫通輩皆不能為此歌尋推其源乃唐山夫人所作服虔曰高帝姬也帝昭云唐山姓也而漢初乃有此人縱使竹

竿載馳方之陋矣然后妃傳中乃獨不載何也先生因曰與王之初人材色色過人且如唐太宗朝將相固不可及至伎藝之士醫有孫真人陰陽有李淳風呂才相法有袁天綱亦後世不及也

先生問曰吾友亦嘗看佛書乎僕曰然先生曰凡看經者當知其義若但尋文逐句即不通處或起誹謗或造妖幻不若不看也僕曰何也先生曰法華經云或遭王難苦臨刑欲壽終念彼觀音力乃尋段段壞言其性也先生因取楞嚴經指示僕曰觀世音言令衆生於我生身心獲十四種無量功德五者薰聞成

聞六根銷復同於聲聽能令衆生臨當被害刀段段
壞使其兵戈猶如割水亦如吹光性無搖動蓋割水
吹光而水火之性不動搖耳猶如遇害而吾性湛然
此乃得觀音無畏之力所謂刀尋段段壞者正謂是
耳又云七者性音圓銷觀聽反入離諸塵妄能令衆
生禁繫枷鎖所不能着謂人得無畏力則雖被拘執
而吾觀聽反入而枷鎖不能爲害故祖師被判云將
頭迎白刃一似斬春風而老黃龍住歸宗又入牢獄
若此人者刑殺枷鎖所不能害也先生又曰吾友可
以此理論於人使後人不至謗佛也

先生嘗曰賢主言禁中足以移風俗慶曆中廣州
有宦者南沒官珠璣有司賤售其直十分價中纔及
一分令郡官分買之爲本路監司按劾計贖弄珠
赴京師具案既上仁宗時於禁中問之且命取所結
珠璣上與宦官同閱愛其珍異張貴妃在側意欲得
之上陳所估價出禁中錢易之以賜貴妃時禁中同
列因是有於上乞旨和買緣此京師珠價騰踴上類
知之一日上於別殿賞牡丹妃嬪畢集貴妃最後至
乃以前日珍珠爲首飾以誇同輩欲至上前上望見
以袖掩面曰滿頭白紛紛地更沒管已諱貴妃怒報

起易之乃大悅使人各簪牡丹一枝自是禁中更不
戴珍珠價大減

先生因言公孫弘姦詐人也亦有長處諫罷西南夷
不用卜式郭解是也且武帝之好征伐天下皆欲諫
而止之而式身爲庶人乃願以家財助邊以迎合人
主其後又欲父子死南越帝由是移怒列侯不肯從
軍坐酎金失侯者百六人實式激其怒也故弘以式
爲非人情不執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且郭解以
匹夫而奪人主死生之權且聖人之作五刑固有輕
重今一言不中意而立殺之此何理也考其唱此悖

亂之風解實爲之魁故弘之言解布衣爲任俠行權
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罪甚於解知故老先生與某
言此二事以爲得大臣之體

先生曰老先生退居洛日無三日不見之一日見於
讀書堂老先生曰昨夕看三國志識破一事因令取
三國志及文選示某乃理會武帝遺令也老先生曰
遺令之意如何某曰曹公平生姦至此盡矣故臨死
諄諄作此令也老先生曰不然此乃操之微意也遺
令者世所謂遺囑也必擇緊要言語付囑子孫至若
纖細不緊要之事則或不暇矣且操身後之事有大

於禪代者乎今操之遺令諄諄百言下至分香賣履之事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無一語語及禪代之事其意若曰禪代之事自是子孫所爲吾未嘗教爲之是實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此遺令之意歷千百年無人識得昨夕偶窺破之老先生似有喜色且戒某曰非有識之士不足以語之僕曰非溫公識高不能至此先生曰此無它也乃一誠字尔老先生讀書必具衣冠正坐莊色不敢懈怠惟以誠意讀之且誠之至者可以開金石况此虛偽之事一看即解散也某因此歷觀曹操平生之事無不如此夜

卧枕圓枕噉野葛至尺許飲鴆酒至一盞皆此意也操之負人多矣恐人報已故先揚此聲以誑時人使人無害已意也然則遺令之意亦揚此聲以誑後世耳先生與僕論本朝名相先生曰本朝名相固多矣然最得大臣體者惟李沆丞相僕曰何以明之先生曰李丞相每謂人曰但諸處有人上利害一切不行耳此大似失言然有深意且祖宗之時經變多矣故所立法度極是穩便正如老醫看病極多故用藥不至孟浪殺人且其法度不無小害但其利多耳後人不知遂欲輕改此其害紛紛也李丞相每朝謁奏事

畢必以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爲之
變色慘然不悅既退同列以爲非問丞相曰吾儕當
路幸天下無事丞相每奏以不美之事以拂上意然
又皆者司常行不必面奏之事後告已之公不荅數
數如此因謂同列曰人主一日豈可不知憂懼也若
不知憂懼則無所不至矣惟此兩事最爲得體在漢
之時惟魏丞相能行此兩事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
在奉行故事而已奉故事詔書凡三十二事敕掾吏
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
逆賊風雨災變郡國不上輒奏言之此最爲宰相大

體後之爲相者則或不然好逞私智喜變祖宗之法
度欲蔽人主惡言天下之災異喜變法度則綱紀亂
惡言災異則人主驕此大患也

先生曰老先生既居洛某從之蓋十年老先生於國
子監之側得故營地創獨樂園自傷不得與衆同也
以當時君子自比伊周孔孟公乃以種竹澆花等事
自比唐晉間人以救其弊也獨樂園子呂直者性愚
鯁故公以直名之有草屋兩間在園門側然獨樂園
在洛中諸園最爲簡素人以公之故春時必遊洛中
例看園子所得茶湯錢閉園日與主人平分之一日

園子呂直得錢十千省來納公問其故以衆例對曰
此自汝錢可持去再三欲留公怒遂持去回顧曰只
端明不愛錢者後十許日公見園中新創一井亭問
之乃前日不受十千所創也公頗多之

先生與余論國初取諸國次第先生曰王朴論之詳
矣其言絕少雖論十年用兵先後難易無一字不驗
於後此與韓信諸葛武侯一等人也僕問河東之地
最難取故獨在後先生曰此固然矣然有天道焉太
祖初爲歸德軍節度使實在宋國故號宋且河東乃
晉地也昔高辛氏遷閼伯於商丘主辰今應天府是

也遷實沉于大夏主參今太原府是也且參商不相
能久矣物不兩大故國初但曰并州不加以府號蓋
有深意也又本朝收河東在戊寅年重午日乃大土
旺日此參水神所忌故尅之時宋受命已十九年矣
而晉始服是以本朝盛則後服衰則先陷吾友可記
之天下有變而河東必先非我所有碩老夫不復見
也先生又云其事不遠但不欲言之言畢色慘然者
久之僕不敢再問後至靖康之禍僕愈信先生之言
靖康元年丙午歲重九日太原陷而晉地之屬本朝
纔一百四十九年噫先生可謂先知矣僕又妄意測

之曰丙午爲天火故火最大忌又中國陽夷狄陰也
故晉出帝之事亦在於丙午丁未年此可驗也且九
爲陰陽之極數故太原以重九日陷又淵聖爲第九
世而即位之年正一百六十六年此蓋漢書所謂陽
九之厄百六之會也可不信夫嗚呼靖康之事雖由
人謀不臧天道亦昭昭矣故僕因先生之言而備載
之先生曰書傳之間有大害事者若卜世卜年之類
是也僕曰何以言之先生曰先王之有天下日慎一
日而惟恐其不終故書曰天難謀命靡常詩曰天命
靡常此文武周公之書也豈有預爲歷世長久之說

以數告子孫使子孫倚恃天命恣爲淫虐而不懼於
危亡乎僕曰若是則王孫滿之言妄矣先生曰蓋有
說也當楚子問鼎之時王室之威不能制也天子之
德不能懷也故假天命神告之事以拒之且曰卜世
三十年七百而今尚未也不然則文武周公之志荒
矣僕退檢史記武王滅商至定王二十世凡四百二
十年故史記云王使王孫滿應諛以辭楚兵乃去蓋
使之以事以拒其言也僕後以此質於先生先生曰
然先生嘗言某初見老先生求教老先生曰誠某既
歸三日思誠之一字不得其門因再見請問曰前日

蒙教以誠然某思之三日不得其說不知從何門而入老先生曰從不妄語中入某自此不敢妄語且六經之中絕無真字所謂誠即真也故古者君臣師弟子之間惟是誠實心中所欲言者即言之故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宰我欲短喪自謂期可已矣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曰安且今有士人於此必不肯自謂居喪而安於食稻衣錦也彼三人者皆孔子高弟而其言如此者以其出於至誠也西漢之初去古未遠人心質朴惟務純實更無忌諱文帝時賈誼上疏曰生爲明帝沒

爲明神顧成之廟稱爲太宗元帝時翼奉上疏曰萬歲之後稱爲高宗蓋當時群臣凡心中所欲言者即徑言之不以其言爲不可發也蓋君臣之誠故能如此先生又曰天下詐僞之風甚矣以某從少至老觀之誠實之風幾乎一日衰於一日一年衰於一年方今夫婦兄弟父母之間猶相譖謔也相欺詐也况於君臣朋友之間乎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只是一箇道理若一處壞即皆壞矣此風大可畏當其禍亂未作時猶一切含糊不見醜恠若萬一有大禍亂則君臣之間無所不至矣故賈誼有言見利則逝更

便則奪主上有敗即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於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凡此種種它日吾友將見之

先生與僕論詩至國風先生曰讀詩者當求其意不當求其義若求其義或失之穿鑿若求其意則可見古人用心處也且如黍離之詩某嘗見老先生言唯劉炫之說最善其說以謂凡人之情於憂樂之事初遇之則其心變焉次遇之則其心微變三遇之則其情如常矣此人之常情也至於君子忠厚之情則不然其行役也往來罔非一見之也初見稷之苗矣又

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而感傷之心終始如一而不少變焉此詩人之意也若以謂視苗以爲穗視穗以爲實則失之遠矣又云孔子時詩今不可得而見之且以論語考之今碩人之詩尚無素以爲絢兮一句則知孔子時詩亡矣蓋漢之初出於秦火之後諸儒所傳不一時有三家魯詩本之申公齊詩本之轅固韓詩本之韓嬰三家皆列於學官置博士弟子員講說之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獨河間獻王好之不得列於學官至後漢大儒馬鄭輩好之遂行於世而三家之說廢矣先生又曰漢四家詩各有

短長未易一槩論某嘗記少年讀韓詩有兩無極篇序云正大夫刺幽王也首云雨無其極傷我稼穡浩浩昊天不駿其德如此類者不可勝舉因曰詩中云正大夫離居豈非序所謂正大夫乎先生曰然凡此事但欲吾友知耳若又以先儒爲非則啓後生穿鑿害愈大矣

先生與僕論淮陰武侯二人不同若論人品則淮陰不及孔明遠甚若論功業而武侯何寥寥也僕曰西南者漢始終之地也故漢起於西南而卒終於此而淮陰當漢之初興故能卓卓如此而武侯之時火將

燼矣故無所成也先生曰此固然矣然淮陰所以得便宜者以平日名太卑而武侯所以無成者以平日名太高也淮陰有乞食跨下之辱也而武侯即隱於隆中而當時謂之卧龍此一事也又淮陰既從項梁又事項羽又歸漢而武侯則必待三顧而後起此又一事也又楚漢之時用兵者皆非淮陰之敵而嘗易之故淮陰能取勝也三國之時若司馬仲達輩乃武侯等輩人也而又素畏孔明故武侯不能取勝也譬如奕碁有二國手一國手未有名而對之乃低碁不知其爲國手而嘗易之故狼狽大敗有一國手已有

82-181

0505

名對局者亦國手而羸弱焉謹以待之故勝敗未分也且淮陰既平魏趙而功業如此其卓犖也而龍且尚且輕之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跨下無兼人之勇以淮陰平日名素卑也孔明與司馬宣王對壘不能取尺寸地宣王受其中輓之辱而不敢出兵至其已死按行軍壘猶曰天下奇材也故當時有死諸葛走生仲達之嘲以孔明平日名素高故也人品高下不同而其功業反相去之遠者由此

先生問僕近讀何書漢到酷吏傳先生

曰班氏特怨杜張何也僕曰太史公時湯周之後未顯至班氏獨以為有子孫以贖父罪故入列傳先生曰孟子云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而班氏固輒沒其酷吏之名何也僕曰世之論者以謂二人皆有意太史公之意欲以教後世人臣之忠班氏之意欲以教後世人子之孝先生曰此固然也然班固於此極有深意張湯之後至漢猶盛有恭侯純者雖王莽時亦不失爵至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故班固不使入酷吏傳以張純之故也僕曰是時杜氏之絕已久而亦不入酷吏傳何也先生曰杜張一

名對局者亦國手而老弱焉謹以待之故勝敗未分也且淮陰既平魏趙而功業如此其卓犖也而龍且尚且輕之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毋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跨下無兼人之勇以淮陰平日名素卑也孔明與司馬宣王對壘不能取尺寸地宣王受其中輓之辱而不敢出兵至其已死按行軍壘猶曰天下奇材也故當時有死諸葛走生仲達之朝以孔明平日名素高故也人品高下不同而其功業反相去之遠者由此

先生問僕近讀何書僕對以讀西漢到酷吏傳先生

曰班氏特怨杜張何也僕曰太史公時湯周之後未顯至班氏獨以爲有子孫以贖父罪故入列傳先生曰孟子云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而班氏固輒沒其酷吏之名何也僕曰世之論者以謂二人皆有意太史公之意欲以教後世人臣之忠班氏之意欲以教後世人子之孝先生曰此固然也然班固於此極有深意張湯之後至後漢猶盛有恭侯純者雖王莽時亦不失爵至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故班固不使入酷吏傳以張純之故也僕曰是時杜氏之絕已久而亦不入酷吏傳何也先生曰杜張一

元城言錄卷中
等入也若獨令張湯入列傳則世得以議已故并貸
杜周此子產立公孫洩之義也僕退而檢左氏鄭卿
良霄字伯有既死爲厲國人大懼子產以謂鬼有所
歸乃不爲厲乃立公孫洩良止以止之公孫洩子孔
之子也良止良霄之子也鄭殺子孔子孔雖不爲厲
故亦立之且伯有以罪死立後非義也恐惑民故立
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不因其爲厲也僕以
先生之言深得班固之意故詳載之

先生與僕論西方用兵先生曰天下之大禍莫大於
用兵之成敗而人主爲左右所蒙蔽而不知也老先
生居於夏縣之私第日夕在賜書閣讀書一日大喜
謂其兄旦曰某昨夕讀輪臺詔方知漢武帝用兵之
久而中國不亡蓋每遣將之出而成敗勝負輒以實
上聞而無毫髮不知者故天下之柄皆歸於人主而
不爲左右欺罔此所以行兵三十年而中國不亡某
取漢書考之信而有實

先生一日問僕頗能圍碁否僕對以亦嘗爲之終不
高故雖與人對局亦復懶爾先生曰碁中有一事
今與公論之某嘗見高碁去低碁不甚相遠但高
碁識先後着耳若低碁即以後着爲先着故敗昔有

高棊曰漢高帝方黥布以窮來歸故洗足不起以挫其銳布欲自殺後見張敖從官如漢王則又大喜過望此識先後着也又有低棊曰梁武帝方侯景以窮來歸遽裂地而王之其後景凡有所須輒痛挫抑之故景反而梁亡此以後着爲先着也先生又曰園棊有過行者必須皆是高棊而當局者爲利害所昏故藉傍人指之尔若低棊雖是提耳而明告之亦不悟也昔漢高帝聞韓信欲爲假王輒大怒慢罵良平躡足此過行法也且高帝見處不甚相遠但高帝當局而迷尔使良平遇暗主雖累千萬言亦何益哉

元城先生語錄卷中

元城先生語錄卷下

先生嘗謂僕本朝官制多循唐時蓋以其相近也然獨有一事乃用漢制深得治體僕曰何也先生曰唐制諸道帥臣兼觀察之權故藩鎮擅權無人糾舉必待罪惡暴著然後朝廷治之則害物已多矣是以江南觀察使即宣帥越帥爲之荆湖觀察使即潭帥鄂帥兼之其餘諸道亦復如此至於本朝即以前宰相執政從官爲帥恐其權太重則以有清望官有風采者爲監司以糾之然不過臺省寺監官如有藩臣一事不法即行按劾故不敢爲非不待朝廷治之而後

有忌憚也漢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秩分行部四封秩纔六百石尔且漢制萬戶以上縣令秩千石至六百石今刺史之秩卑矣然刺史之權極重以六條問事一條謂強宗豪右其五條皆謂二千石不法且秩低則其人激昂自進假以重權則能行其志此良法也成帝綏和元年更名牧秩二千石其法隳矣故唐觀察使則綏和之制也本朝監司即元封之制也然則不深知古今治亂者豈可輕變前人法度哉又本朝不獨監司如此又取天下清德名望骨鯁之士以爲臺諫使宰相不敢爲非亦此意也

僕一日上謁先生坐定先生曰今日夏至僕對曰然先生曰夫道遠矣六陽至此而極萬物繁鮮可謂盛矣然一陰已生於九地之下他日天地沍寒肅殺萬物蓋從今日始僕曰陰陽消長之理當如是先生曰物禁大盛者乃衰之始也正如齊自太公以來無盛於元公之時元公七年始霸而會諸侯至十四年陳公子完來奔是年歲在巳酉而不知有齊國者由此人也又經三巳酉至齊簡公之四年歲在庚申田常弑其君遂專齊國後二年楚滅陳自己酉至庚申一百九十二年其事始驗僕因對曰某觀漢宣帝時事

正與先生之言合其露三年呼韓邪單于稽侯獬來朝此漢極盛時也是年王政君得幸於皇太子生成帝於甲觀畫室爲世適皇孫此新室代漢之兆也豈不如夏至一陰生之類乎先生曰是則然矣然漢再受命已見於景帝生長沙定王發之時則其朕兆固已矣僕又問曰事之廢興既皆有數而人事無益乎先生曰不然聖人有所謂知命有所謂言命子罕言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但聖人知而不言若不知命尚不可爲君子况聖人乎若知而言之是教天下後世不脩人事一本於命綱紀壞賞罰無章生

靈至於無噍類其禍固有不可勝言者矣良久先生曰天下之事似非偶然太平之時君臣會合正如春夏用事自然有和風時雨來相輔佐生成萬物及其衰也君臣會合正如秋冬用事自然有嚴霜烈風相輔佐肅殺萬物蓋各有其時非偶然也先生言畢慘然久之僕知其意有所在也遂不敢復問

先生嘗云左氏惟論一時小小可喜之事獨不論天下大體僕曰何也先生曰且以伐原一事論之左氏以論伐原而示之信且原者何也天子之邑也天子之邑文公何爲而伐之蓋文公以兵逼而取之也且

晉既定王室之難而請隧故周人辭之曰王章也未
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温原
攢茅之田且晉文之請隧非真欲請之也示欲逼周
取天下若楚莊王之間鼎也故周人窺見其意而辭
之以謂晉文未有代周取天下之德而乃有二王既
而周人不得已而與之田名曰與之其實逼天子而
奪之何以知其然耶其園陽樊人呼曰此誰非王之
懿親其俘之也乃出其民且陽樊之人徃徃皆天子
之親而晉欲俘之嗚呼其不臣也已故既園陽樊又
復園原以此可見天子之邑不欲屬晉而晉以兵威

逼而取之也而左氏復以爲美何哉且王室都洛而
温乃今武原也今晉以兵圍而取之其逼王室甚矣
且王室之難有時也而王畿之地有時而盡今晉文
公之有功宜如文侯仇受賞于平王之禮而乃以兵
伐取其地此周之所以愈弱也且天子曰萬乘諸侯
曰千乘蓋言以大制小以強服弱今王畿之狹如此
是晉能定王室一時之難而貽成周無窮之禍也蓋
東西二周通封畿宗周鎬京也地方八百里八八六
十四爲方百里者六十四也雒邑成周也方六百里
六六三十六爲方百里者三十六也二都得方百里

者百爲方千里也故詩曰邦畿千里東西長而南北
短短長相覆爲千里此周文王時也至幽王時宗周
滅所謂方八百里者失之也及平王東遷洛邑財方
六百里耳至襄王時以河南賜文公又爲諸侯所侵
故其地至小然則文公之伐原乃文公至不美之事
而左氏乃反稱之何也故蔡以謂只論一時小小可
喜之事不論天下大體

先生與僕論熙寧殿試用策時先生曰詩賦經術皆
是朝廷一取人之科目耳使如三代兩漢魏晉之時
採取名譽豈不得人然奔競矯激之風勝矣故以言

取人示公道也殿試之用詩賦策問固無優劣人但
見策問比之三題似乎有用不知祖宗立法之初極
有深意且士人得失計較爲重豈敢極言時政闕失
自取黜落或居下第必從而和之是士人初入仕而
上之人已教之諂也儻或有沽激慷慨直言之士未
必有益故元和初牛僧孺李宗閔皇甫湜對策極詆
時政緣此紛爭分牛李之黨爲縉紳之禍者幾五十
年以此足可知也蓋朝廷設科目無有難易苟只以
四句詩取人人來應亦有得有失或使之盡治五經
十二史人亦來應亦有得有失况登科之初未見人

材及後仕官則其材智名聲君子小人貴賤分矣不
必須得殿試可以別人材也敦厚浮薄色色有之唐
文宗之言至矣先生嘗云人主之職在於用人苟能
平日有術以採聞之而皆爲我用則其運天下有餘
裕矣倪寬爲廷尉卒史見謂不習事不主曹乃之北
地視畜牧耳及爲疑奏張湯始竒之上問誰爲之者
湯言倪寬上曰吾固聞之矣又蕭望之爲治禮丞
上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耶且
寬身爲廷尉卒史而廷尉以下皆不知之而天子深
居九重乃久聞其名則武帝之聰明過群臣遠矣且

宣帝以少年在民間鬪鷄走馬日游三輔而當時賢
人與民疾苦皆知之蓋留心久矣故二主卓然爲漢
賢主必有大過人者故爲人主不能有術以自知天
下豪傑惟左右權臣佞幸之是聽烏能起太平之治
哉僕因問曰然則人主用何術可以知之先生曰若
使天下之士凡有言者皆得達於上又人主於燕閒
之時於其等輩廣訪而備問之然後博記而審察之
天下無遺材矣

先生與僕論左氏先生曰祁奚請老外舉其讎內舉
其子是也而謂之請老非也晉悼公之三年乃魯襄

公之三年祁奚請老而舉解狐又舉祁午後十八年
晉平公之七年乃魯襄公二十二年晉討欒氏之難
因叔向叔向曰救我者必祁大夫祁大夫外舉不棄
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於是祁奚老矣聞之見
宣子而免之儻以七十而請老至此年幾九十矣雖
不足恠然不若史記之所載也因取此記示僕晉世
家悼公之三年晉會諸侯公問群臣之可用也祁奚
舉解狐又舉祁午先生曰據此則是時祁奚未必七
十而請老也但舉羣臣之中可用者耳當以世家爲
正先生與僕論作史之法先生曰新唐書叙事好簡

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敝也且文章
豈有繁簡也意必欲多則冗長而不足讀必欲其簡
則僻澁令人不喜讀假令新唐書載卓文君事不過
止曰少嘗竊卓氏以逃如此而已班固載此事乃近
五百字讀之不覺其繁也且文君之事亦何補於天
下後世哉然作史之法不得不如是故可謂之文如
風行水上出於自然也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
簡則失之矣唐書進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
於舊且新唐書所以不及兩漢文章者其病正在此
兩句也又反以爲工何哉然新舊唐史各有長短未

易優劣也

先生嘗謂僕曰漢諸儒所傳六經與今所行六經不同互有得失未可以偏辭論也王嘉奏對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教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言有國之人不可教慢逸欲但當戒慎危懼以理萬事之機也教音傲今尚書乃作無教逸欲有邦恐教字轉寫作教字耳若謂天子無教諸侯佚欲恐或非也先生又曰似此等類六經中甚多要無令俗子知恐生謗議尔先生嘗曰難哉人臣之事君也既自知已之所能爲

又須知君之所能爲若不知而直前未有不受禍敗者也且如蕭望之爲太子太傅八九年固當深知元帝之爲人及元帝即位乃欲逐去許史恭顯等夫望之雖爲師傅然比之許史則其情踈矣且能聽踈臣之言以逐親愛自古人君止一人能之秦昭王也且宣帝何如主也猶且委任宦官蓋寬饒一觸而殺其身則其權可知矣元帝至昏庸也其視昭王宣帝猶天冠地履也是豈能去許史恭顯哉故恭顯譖堪更生下獄時元帝初即位不省謁者召至廷尉爲下獄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且

望之久爲太傅知太子仁柔宜以知術輔導之使洞
曉天下之事然後可以爲仁主今乃懵然無知如此
不知望之八九年間所以輔之者何等事者也亦不
容無罪矣鼂錯誠非長者然言亦可取嘗上疏云皇
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此亦不爲無理故
凡人之性明銳者當輔以寬和謙冲之道其性仁柔
者當輔以發強剛毅之術如此乃有貴於學矣

先生與僕論官制因言及玉堂故事先生曰且如玉
堂兩字人多不解太宗皇帝常飛白題翰林學士院
曰玉堂之廬正字犯英廟諱蓋此四字出於李尋傳且玉堂

殿名也而待詔者有直廬在其側李尋時待詔黃門
故曰久汙玉堂之廬至英廟嗣位乃徹去及元豐中
有翰林學士上言乞摘去二字復榜院門以爲臣下
光寵詔可是乞以殿名名其院也不遜甚矣而檢漢
書蓋漢之待詔者或在公車或在金馬門或在宦者
廬或在黃門時李尋待詔黃門哀帝使侍中往問災
異對曰臣尋位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食太官衣御
府久汙玉堂之廬師古曰玉堂殿在未央宮然制度
不見其詳獨翼奉傳略載之奉嘗上疏曰漢德隆盛
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

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
麒麟鳳凰白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
室承明耳以此考之則玉堂殿乃武帝所造也僕後
以問先生先生曰然

後數日僕問先生曰高帝七年蕭何治未央宮立東
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
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
曰天下方未定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爲
家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
僕恠蕭何如此乃吟一絕云創業艱難尚爾爲太平

奢侈可前知欲令後世無能過可笑蕭何爾許癡僕
因舉此詩先生笑曰此則固然然何之意深矣高帝
項王皆楚人豐沛臨淮相去至近二人之心豈一日
忘山東哉羽見秦地皆已燒殘乃思東歸使其如昔
日之盛未必不都關中也漢五年夏雖自雒陽駕之
關中然長安宮殿未成寄治櫟陽又高帝之在關中
無幾時矣五年秋親征臧荼復至洛六年十二月取
韓信還至雒陽七年冬十月自征韓信又自雒陽至
長安時宮闕已成乃自櫟陽徙都長安則高帝都長
安之心方定矣然何欲順適其意以就大事不欲令

窺其秘也故假辭云云此何之深意也而史氏見蕭何之意又不欲明言之又不欲不言之乃書上說兩字以見高帝在何術中而且樂都關中也

先生又曰吾友後生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古今蓋見聞未廣而涉世淺故也且如孔子萬世師也方孟僖子且死戒其嗣懿子師孔子時孔子年尚少也又齊景公晏子適魯問禮時孔子方年三十其後孔子年五十餘方歷聘諸國十四年而歸魯時孔子年六十三歲乃始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只數年間了却一生著述蓋是時學問成矣涉世深矣故其著述

始可爲後世法譬如積水於千仞之源一日決之滔滔汨汨直至于海其源深也若夫潢潦之水乍流乍涸終不能有所至者其源淺也古人著書多在暮年蓋爲此也

先生與僕論易僕曰所謂爲文言者真孔子之所作乎先生曰其中有孔子之言未必皆孔子之作也蓋先儒以此釋經也僕曰何以實之先生因取左氏示僕襄公九年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卦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

正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正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且孔子生於襄之二十二年當穆姜爲此言時吾聖人未生又左氏以解隨卦周易以解乾卦又元體之長也蓋謂人之元首其義尤親切於善之長云先生嘗言子弟固欲其佳然不佳者未必無用處也元豐二年秋冬之交東坡下御史獄天下之士痛之環視而不敢救時張安道致仕在南京乃憤然上書欲附南京通府官不敢受乃令其子恕持至登聞鼓院投進恕素愚懦徘徊不敢投久之東坡出獄其後

東坡見其副本因吐舌色動久之人問其故東坡不答其後子由亦見之云宜吾見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恕力或問其故子由曰獨不見鄭崇之救蓋寬饒乎其疏有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此語正是救宣帝之怒尔且寬饒正以犯許史輩有此禍今乃再許之是益其怒也且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耳今安道之疏乃云其實天下之奇材也獨不激人主之怒時急救之故爲此言矣僕曰然則是時救東坡者宜爲何說先生曰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開獄則是救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後世子

孫因而殺賢士大夫必獲陛下以爲例神宗好名而畏義疑可憐此止之

堯壘曰某之北歸與東坡同途兩舟相銜未嘗三日不相見嘗記東坡自言少年時與其父并第同讀富鄭公使北語錄至於說大遼國主云用兵則士馬物故國家受其害爵賞日加人臣享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勸用兵者乃自爲計非爲北朝計也虜主明知利害所在故不用兵三人皆歎其言以爲明白而切中事機時老蘇謂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東坡對曰嚴安亦有此意但不如此明白老蘇笑以爲然先生又

云前輩讀書例皆如此故謂之學問必見於用乃可貴不然即腐儒尔武帝時嚴安上書諫用兵其略云今徇南夷朝夜即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鄭公之言其源出於此先生與僕論歷法嘗曰古今歷法各不同其閏法亦從而異秦用顓帝之歷水德王天下以十月爲歲首故遇閏年即閏九月而謂之後九月蓋取左氏歸餘於終之意至於漢初因而不改先生因命取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示僕二世二年後九月徐廣曰應閏建酉漢二年後九月徐廣曰應閏建巳漢五年後九月徐

廣曰應閏建寅蓋徐廣推歷以謂此三年合閏八月
四月正月以歸餘於終故閏九月也非獨如此高后
八年七月高后崩群臣既誅諸迎立代王閏月巳酉
王即皇帝位元年十月辛亥皇帝見于高廟且巳酉
辛亥相去三日巳隔一年則知閏月者乃後九月也
僕曰書云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謂之定四時則是四
時之間有閏也先生曰非也蓋謂無閏月則以春爲
夏以夏爲秋矣故曰定四時非謂四時之間有閏月也
先生與僕論唐十一族事先生曰甘露之事蓋亦疎
矣考其時乃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是時奉

訓謀以甘露降於禁中詔百官入賀因此欲殺宦官
且十一月末豈甘露降之時耶其謀之疎想見太抵
色色如此某意宦官知此謀久矣故不可得而殺也
且天下之事有大於此者乎凡可以救死無不爲也
若當時只貶黜之其禍未必至此今乃以死逼人而
疎略如此宜其敗也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
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聖人之言信矣先生又言是
時凡覆十一族而王涯者年過七十不能引退而與
小人同位故雖不預謀願彼宦官安知之其遇禍也
宜哉且涯自言留心太元經久矣始於正元十二年

丙子至元和四年己丑凡十四年亦嘗作爲文字後
二十六年乃有甘露之禍且太元惟以進退消息爲
說涯知其說而不能行何也故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
先生嘗言魏徵傳稱嘗仆所爲碑停叔玉昏頤其家
衰矣此言非也鄭公之德國史可傳何賴於碑而停
叔玉昏乃天以佑魏氏也房玄齡之子遺愛因尚主
遂爲房氏大禍始以淫蕩敗其家法而終滅其族僕
後考魏氏之譜鄭公四子叔玉叔瑜叔琬叔珪而叔
瑜生莘莘生商商生明明生馮馮生暮至此五世矣
使其家尚主而其禍或若房氏豈有再振之理先生

曰停叔玉昏乃天以佑魏氏於斯信矣
先生嘗曰宰相之任難哉自古以來不負謗者少矣
元載旣誅時望歸劉晏代宗憲前事遂擢太常卿楊
綰禮部侍郎常袞爲相時大曆十三年乙巳歲四月
壬午至七月己巳葬蓋相去纔一百八日矣然綰之
名望如此籍使不死繼之歲月或恐建立又過於此
或曰非也當時綰與齊名袞至此年閏五月甲戌方
罷故物議如此至日爲暫伯則綰之早亡未必爲不
幸也蓋權者人所嫉持權旣久而亡所建立其被謗
也不亦宜哉

先生一日與僕論左氏絳縣老人之歲僕曰已嘗考之不能解先生曰老夫能言之因取左氏史記并紙筆於卓子上再三箋注且曰非好古者不足與語也僕秘之久矣又恐因而泯滅輒著于後先生解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所謂其季於今三之一者季者末也今日也謂已得四百四十四全甲子其末一甲子六十日而今日乃癸未纔得二十日也故曰三之一文公之十一年夏叔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冬十一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文公盡十八年宣公盡十

八年成公盡十八年至襄公三十年通七十四年以表考之文公之十一年歲在乙巳襄公三十年歲在戊午今乃云七十三年者蓋謂襄公之三十年上距文公之十一年得七十三年也所謂亥二首六身者注云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爲身如筭之六蓋古之亥字如此寫故曰二首六身其下六畫如筭子三箇六數也所謂下二如身定其日數者注云下亥上二畫立置身傍蓋如者往也移下亥上二畫往于亥字身傍則當如此寫其左立者二畫乃二萬也其右重者六畫乃三箇筭子六數則六千六百六旬也故

曰是其日數也且四百四十五甲子合得貳萬六千七百今乃差四十日者則前所謂其季於今三之一謂之旬者蓋古以甲子數日故謂之旬如今陰陽家所謂甲午旬中之類是也與書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同義

先生好談易嘗問僕曰易更三聖何也僕曰漢藝文志言宓戲氏始作八卦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更三聖先生曰以大傳言之神農氏爲耒耨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蓋取諸噬嗑黃帝堯舜爲舟楫蓋取諸渙服

牛乘馬蓋取諸隨且益噬嗑渙隨皆六十四卦之名也神農黃帝堯舜皆文王之前也則重易六爻謂文王可乎且周官太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爲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蓋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此又可見夏商之時已有六十四卦非至文王重易六爻也然則楊雄班固之徒何以言文王重易六爻蓋文王拘於羑里而演六十四卦之辭如乾元亨利正坤元亨牝馬之正是也非重六爻也至於爻辭則恐周公所作如乾初九潛龍勿用坤初六履霜堅冰至是也若爻辭是文王作則不

應曰王用亨于西山又不應曰箕子之明夷故漢藝文志亦言文王作上下篇則今卦辭上下二經也恐先儒傳習之誤也若夫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班固以謂孔子所作由此言之則作易者不止三聖矣先生又曰今之所謂繫辭者乃古所謂大傳也司馬遷傳曰易太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則在漢之時謂之大傳不謂之繫辭也又云易曰差之毫厘謬以千里然今易中無此兩句則亦恐大傳之言也今失之矣易曰繫辭焉以斷吉凶是故謂之爻凡兩言之觀聖人之意則爻者所繫辭則凡一

卦之中所載之大皆其辭也以辭繫於一卦之下故曰繫辭此後人之失也故詩序亦謂之大傳蓋傳取其解經之義尔如春秋有三傳之類俱取其釋經也先生曰吉凶生大業韓康伯注云既定吉凶則廣大悉備此言非是蓋有與有廢湯武秦漢之事也又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欽以直內義以方外當爲正以直內又云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當爲能研諸慮如此類者五經中極多僕曰前輩多不言之何也先生曰此事極繫利害五經其來已遠前輩恐倡後生穿鑿之端故不敢著論但欲知之尔若或爲之

倡則後生競生新意以相夸尚六經無全書矣其害
萬萬多於無立論之時此前輩所以慎重姑置之不
言可也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同政府甚久終日相
聚無事不言但不曾與文忠公論繫辭僕曰何也先
生曰文忠公論繫辭在集中吾友所見也其中有失
若與之同則又是一文忠公若論議不同或至爭忿
故魏公存之不論

元城先生語錄卷下

附錄

劉元城先生名安世字器之大名人中進士第事
宋神宗哲宗官至左諫議大夫

公與溫公為同年契因遂從學于溫公熙寧一年舉
進士不就選徑歸洛溫公曰何為不仕公以漆彫
開吾斯未能信之語以對溫公說復從學者數年
一日避席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溫
公曰其誠乎吾平生為行之未嘗須臾離也故立
朝行已俯仰無媿爾公問行之何先溫公曰自不
妄語始自是拳上勿失終身行之錄言行

劉安世從溫公學與公休同業凡一四日一往以所習所疑質焉公欣然告之無倦意凡五年得一語曰誠安世問其目公喜曰此問甚善當自不妄語入余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隱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

溫公言安世平生只是一箇誠字更撲不破誠是天道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箇道理曰舉左右手顧之笑曰只爲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耳及其成功一也安世自從十五歲以後便知有這箇道理

也曾事事着力畢竟不是只有箇誠字縱橫妙用無處不通以此杜門獨立其樂無窮恁恁生也動

安世不得

道護
云

溫公薦充館職因謂公曰知所以相薦否公曰獲從公遊舊矣溫公曰非也光居閒足下時節問訊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相薦也

擢右正言是時差除頗多政府親戚公言祖宗以來執政大臣親戚子弟未嘗敢受內外華要之職自王安石秉政以後盡廢累聖之制專用親黨務快私意數年間廉耻掃地今廟堂之上猶習故態歷

統

太師平章軍國重事

彥博司空平章軍國事公著左僕射大防右僕射純仁門下侍郎固左丞存右丞宗愈堂除子弟親戚凡數十人且曰中書侍郎摯未見所引私親而依滯不能糾正雷同循默豈得無罪願出臣

此章依示三省俾自此以往厲

並言行錄

會知漢陽軍吳處厚上蔡確安州所詩公即論奏曰確詩十篇多涉譏訕而唐為諭謗訕君親至於滄海揚波之語其所意尤為悖逆蓋確自謂齒髮方盛足以有為意在他日時事

變易徼倖復用攄泄禍心此而可舍國法廢矣已而蔡確責授光祿卿分司南京公與梁燾同上疏力爭以為責命大輕未厭與議疏十餘上始竄確於新州

蔡確雖貶尚與章惇等自謂有定策功創造語言恐脅貴近公復言蔡確黃履邢恕章惇四人者在元豐之末號為死黨惇確執政倡之於內履為中丞與其寮屬和之於外恕立其間往來傳送天下之事在其掌握聖上嗣位此實太皇太后聖慮深遠為宗廟社稷無窮之計彼四人者乃敢貪天之功

以爲已力伏望明正四凶之罪布告天下除蔡確
近已貶竄外所有章惇黃履邢恕欲乞並行逐之
遠方終身不齒由是三人亦皆得罪

遷起居舍人兼司諫公偶爲家人崔乳母牙媪以謂
無有詰其故因言內降指揮見求乳母公怒汝何
敢爾妄言且今上猶未納后安得有此媪云內東
門司開封府錄實預其事公與府錄有契因折簡
問之荅如所聞即上疏言前世之主鮮有不以聲
色爲累至於近之大早御之無節則又不能保固
真元增益壽考聖賢所戒可爲寒心且世俗聞粗

有百金之產猶知愛其子孫以爲嗣續之託而况
國朝百三十年之太平六聖憂勤積累之業陛下
繼而有之可不自愛自重以爲宗廟社稷無窮之
計乎若陛下實未嘗爲則臣之所言猶不失諫官
之職萬一有之則臣之進說已是後時惟冀陛下
愛身進德留意問學清心寡慾增厚福基宣仁后
初不知因公始窮詰其事乃知崔乳母者爲劉氏
也后怒而撻之由是劉深以望公

自崇慶垂簾復祖宗舊政温公既薨之後荆公之徒
多爲飛語以動搖在位誘之以利脅之以禍無所

不至大臣多首鼠兩端爲自全計呂范二相尤畏
之欲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停差除之際公與
梁燾朱光庭每極力爭論呂公病之因薦熙豐舊
人鄧溫伯爲翰林承旨意言官必爭因以逐之公
言溫伯熙寧中王安石呂惠卿更相傾陷溫伯始
終反覆出入兩黨又附蔡確爲之草制稱其有定
策之功乞行罷黜疏累上不報即引疾在告陳乞
宮觀乃除集賢修撰提舉西京崇福宮

公徧歷言路正色立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每以辨
是非邪正爲先進君子退小人爲急其面折廷爭

至雷霆之怒赫然則執簡却立伺天威稍霽復前
極論一時奏對且前且却者或至四五殿庭觀者
皆汗縮竦聽目之曰殿上虎

宣仁后晏駕呂丞相使陵下范純仁奏乞除執政即
用李清臣爲中書侍郎鄧溫伯爲尚書右丞時大
臣卒用調停之說遂有李鄧之除二人皆熙豐之
黨屢見攻於元祐乃以先朝事激怒上意會廷策
進士李鄧撰策題歷詆元祐之政有復新法之意
從而中傷元祐諸人公乃出鎮常山未幾元豐舊
人悉皆收召遂相章惇言者以公頃言蔡確落職

知南安軍而呂丞相亦不免遠竄乃深媿於公其
後范丞相門人狀范公之行曰使其言行於熙豐
時後必不至紛更盡申於元祐中必無紹聖大臣
復讐之禍或以此問公公曰微仲堯夫不知君子
小人勢不兩立如水炭故開倖門延入李鄧排去
正人易若反掌調停之說果何益昔温公為相
日蓋知其後必有反覆之禍然救世之患如救
焚拯溺猶恐不及何暇更顧異日一身之患哉世
以公為知言並言行錄

紹聖初黨禍起器之尤為章惇蔡卞所忌遠謫嶺外

盛夏奉老母以行途人皆憐之器之不屈也一日
行山中扶其母籃舁憇樹有大蛇冉々而至草木
皆披靡檐夫驚走器之不動也蛇若相向者久之
乃去村民羅拜器之曰官異人也蛇吾山之神見
官喜相迎耳官行無恙乎温公門下士多矣如安
世所守凜然死生禍福不變蓋其平生喜讀孟子
故剛大不枉之氣似之聞見錄

惇卞用事必欲致公於死故方竄廣東則移廣西既
抵廣西則復徙廣東凡二廣間遠惡州軍無所不
至人皆謂公必死然七年之間未嘗一日病年幾

八十堅悍不衰此非人力所及殆天相也或問何以至此曰誠而已

先是文及甫持喪在河陽邢恕在懷州及甫以劉丞相摯任中司日嘗彈罷其左司郎銜怨不已以書抵恕曰及改月遂除畢禫祭當外補入朝之計未可必當塗猜忌於鷹揚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及濟之以粉昆朋類錯立必欲以眇躬為甘心快意之地紹聖末蔡確子謂受旨於翰林學士蔡京且迎合大臣乃上書引及甫為證訟劉丞相等誣陷其父謀危社稷朝廷駭之委

京究問置獄於同文館遂逮及甫就吏及甫稱鷹揚謂其父潞公也當塗者謂劉摯也其徒寔繁者謂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孫升韓川之類也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者緣摯竄斥願命宰相蔡確是時國勢甚危疑摯有傾搖之心意在不測如司馬昭廢辱之事也粉昆朋類者粉謂王巖叟面白如粉昆謂梁燾字既之以既為兄以兄為昆也欲以眇躬為甘心快意之地可為寒心者眇躬謂主上摯既懷無君之心有動搖不逞之意前已甘心於蔡確輩今欲快意於主上是欲以主上為甘心快意

之地有憂國之心者爲可寒心也問有何照據則
曰先父屏人說來即無的確照據時劉丞相王彥
霖已物故然而其謀本出蔡京故京猶乞上殿親
寫劄子論不已三省言蔡京奏摯等逆心則其一
時黨附顯著之人同惡相濟豈得無之如劉安世
常論禁中產乳母事謂陛下已親女寵文論不御
經筵陛下已惑酒色誣罔聖躬形於章疏者果何
心也今摯貶死廢及子孫而安世不問罪罰殊科
如此臣不知其說也詔劉安世移梅州安置公特
執喪不候服闋赴貶所時公在貶所有土豪緣進

納以入仕者因持厚貲入京以求見惇犀珠磊落
賄及僕隸久之不得見其人直以能殺公意達之
惇乃見之不數日薦上殿自選人改秩除本路轉
運判官其人飛馭徑驅至公貶所郡將遣其客來
勸公治後事涕泣以言公色不動留客飲酒談笑
自若俄報運使距郡城二十餘里翌日當至家人
聞之益號泣不食且治公身後事而公飲食起居
如平常曾無少異至夜半伺公則酣寢鼻息如雷
忽聞鍾動上下驚曰鍾聲何太早也黎明問之鳴
鍾者乃運判一夕嘔血而斃明日有客唁者曰

若人不死則公未可知矣然公亦無喜色於是見

公處死不亂如此

並言行錄

公曰安世除諫官三日有大除拜安世便入文字凡
二十四章又論章惇十九章及得罪惇必欲見殺
人言春猶梅新與死為隣高竇雷化說着也伯八
州惡地安世歷遍七州

道護

建中間公與蘇子瞻自嶺外同歸至宣和間內侍梁
師成得幸貴震一時雖蔡京童貫皆出其下師成
令吳可自京師來宋欲鈎致公引以大用且以書
抵公可至三日然後敢出之且道所以來之意大

槩以諸孫求仕為言以動公公謝曰吾若為子孫

計則不至是矣且吾廢片幾三十年未嘗有一點

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為元祐完人不可破戒乃還

其書而不答人皆為公危之而公自若也

言行錄

器之嘗謂予言當官處事須權輕重務合道理毋使

偏重可也夫是之謂中因言元祐間嘗謁見馮當

世當世言熙寧初與陳暘叔呂寶臣同任樞密暘

叔聰明少比遇事之來迎刃而解而呂寶臣尤善

秤停事每事之來必秤停輕重令得所而後已也

事經寶臣處者人情事理無不允當器之因極言

科停二字最吾輩當今所宜致力謹蒙

器之云安世初登第與二同年謁李若谷參政三人
同起身請教李曰若谷自守官以來常持四字曰
勤謹和緩其間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
緩之一字某所未聞李正色曰何嘗教賢緩不及
事來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錯了呂氏雜錄
公自宣和元日以後謝絕賓客四方書問皆不啓封
家事無巨細悉不問夏六月丙午忽大風飛瓦驟
雨如注雷電晝晦於公正寢人皆駭懼而走及雨
止辨色公已終矣聞者咸異焉及葬楊中立以文

吊之曰劫火洞然不燼惟王檮杌往往傳誦以為
切當公在宋杜門屏跡不妄交遊行見其面然
田夫野叟市井細民以謂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
如過泗州不見大聖及公歿者老士庶婦人子女
持薰劑誦佛經而哭公者日數千人後二年虜人
驅墳尸發棺見公顏兒如生成咸驚曰必異人也一
無所動蓋棺而去錄行

昔有與蘇子瞻論元祐人才者至公則曰器之真鐵
漢不可及也

附錄鐵漢樓記

賢人君子聳聲名霄漢之上而能服乎當時信乎後世豈聲音笑貌所能爲哉誠而已誠積而久則著而明凡同是心者孰不信且服哉不然無是心者也非人之所能爲者也宋至元祐號爲多賢溫公在政府東坡在翰苑元城諸人爲從官可謂盛矣然當熙豐之後猶再實之木於是紹聖繼之姦相嗣霄群賢盡斥元城劉先生始落寶文閣待制知南安軍道改提舉洪州玉隆觀本軍居住先生遂奉毋夫人來寓寶界院又改少府少監未一年復從嶺南瀕危數四初心不變東坡推服之曰真鐵漢也後雖召還終不能

安於朝屢斥以死死十一于宋有金難嗚呼此豈人所能爲哉想一時君相非不知先生之爲賢然君忌之以爲阻吾爲妨吾樂耳其心因計曰天下全盛委裘可治何藉彼迂儒非士於是君自聖而臣自賢馴致禍變不可救樂所謂樂者竟亦何有而先生之道則昭然於後世矣南安舊祀於寓賢祠寶界院今爲寺則未有聞成化戊戌東海張汝弼來爲守暇考圖志得之歎曰先賢所居其可廢耶適寺之右廊樓毀撤而新之于時聶都以民獻梓木一章長九尺徑八尺數百年前物也寅符期會衆咸驚異既以成是樓

題曰鐵漢蓋用東坡語也使來請記噫韶何足以知
先生然竊憶名世之賢其道有三曰合內外一患難
齊死生蓋嘗變終始之極也志在責難已有愧辭是
之謂欺先生忠孝正直言行一致未嘗有聲色貨利
之好是因獻忠効職曾無怍焉內外不合乎持論從
容臨難無措是之謂誕先生遇惇三貶官一再從變
起遇京又連七謫曾無望焉患難有二乎死生危迫
猶者或懼先生於豪判之來檻車之徹談笑處之生
死不一視乎余具斯道以立於世非至剛者不能東
坡之言豈欺我哉抑聞先生曾於溫子教之以誠且
令自不妄語始退而槩枯七年而後可然則先生所
立之卓其誠於中而形於外歟後之學先生者有所
據依矣茲郡人士宜因賢守之表章學先生之所學
他日登朝小用則師斯人大用則用斯人
成化十七年歲次辛丑九月吉正奉大夫廣東布政
司左布政使後學莆田彭韶謹記

元城劉先生語錄板嘗刻於大名歲久殘缺
余至黃政理之暇與少叅汪公東溪論及先
生事公因出昔年巡歷所得語錄以示余余
讀之竊謂溫公所以教先生如誠之一字自

不妄語始可爲萬世師法先生嘗力行七年
而後成則此語多得於力行之後信哉不妄
也已間日又與太守毛公石厓論之公復出
彭方伯公所著鐵漢樓記以示余余喜之復
攷先生之行實併附於錄使後之學者讀其
書知其人得以私淑先生之正學直氣抑可
廉頑而立懦也顧不韙哉遂正其舛繆捐俸
重刻與同志共焉觀者毋以爲僭

嘉靖辛卯秋七月既望昆陵嚴肅謹識

元城語錄後終



書